

## 楔子

孫詠欣被人推下游泳池，昏沉沉的腦袋沒有太大的反應，只是任由自己的身體慢慢往下沉，意識也慢慢遠去，她已經許久都沒能好好睡上一覺，此刻的她，真的累了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爭吵聲讓孫詠欣逐漸轉醒。

「我好端端的女兒居然被你們折磨成這個樣子，現在還差點丟了命，你們胡家真的太過分了！」

「岳母，妳先不要這麼生氣，剛剛醫生替詠欣檢查過了，她沒事，只是因為掉進游泳池喝了點水，再加上她吃了藥的關係才會昏過去……我一直要詠欣別吃那些助眠的藥物，她就是不聽。」

孫詠欣張不開眼睛，意識也尚未完全清醒，但她聽得出來，此刻為她叫屈，為她感到心疼的中年婦人是她的母親，而那個喊著岳母的男聲，則是她交往兩年、結婚一年的丈夫胡奕廷，還記得他求婚時曾說過，以後會讓她成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

然而看看現在，丈夫不但沒有兌現當時的承諾，還對落水昏迷的她加以指責，只差沒有說她是咎由自取，其實她多少可以感覺得出來，丈夫對她已經不像從前了。

「胡奕廷，你連守護詠欣都做不到，現在居然還敢指責她？像你這種軟弱差勁又無能的傢伙根本就配不上詠欣！」

這個為她打抱不平的女生是大她一屆的學姊蘇凱淇，以前兩人說好以後要做全台灣第一跟第二厲害的女律師，後來也在同家律師事務所工作，只是一年前她辭去工作，成了家庭主婦。

「夠了！妳們憑什麼批評我兒子，也不想想當初是誰刻意巴上奕廷的，也不掂掂自己有幾兩重、是什麼出身，硬纏著我兒子娶她，現在搞成這樣能怪誰？」

又有一個婦人說話了，此婦人說話勢利刻薄，句句嘲諷，是她的婆婆，打從她成為胡家媳婦第一天開始，婆婆就一直是用這種態度對待她。

「這位太太，妳不要顛倒是非，這話可是犯了誹謗罪，當初妳兒子在很多人面前對詠欣下跪求婚，詠欣一度猶豫，但妳兒子一直跪著不起來，最後詠欣才答應，要我給妳看妳兒子向詠欣下跪的那個影片嗎？證據顯示，死纏爛打的人是妳兒子。」

「妳！」

呵，不愧是學姊，幾句話便讓她婆婆說不出話來，不用看也知道，婆婆現在應該氣得半死，當年學姊可是系上第一名畢業的才女呢。

孫詠欣苦澀的想。本來她以為只要自己真心實意對待婆家的人，婆婆總有一天會喜歡她，但一年過去了，婆婆對她依然不喜，甚至還常常把中意的媳婦人選方娜麗給請到家中做客，這次她會掉進游泳池，就是被方娜麗推的。

昨晚她雖然吃了藥，卻依然無法入睡，早餐過後一直感到頭昏昏的，替婆婆整理完花圃，想著回房間休息一下，但婆婆說她泡了方娜麗喜歡喝的茶，要她到游泳池那邊請對方進屋，豈料她去到游泳池，就看見方娜麗和丈夫擁吻，她走上前，

都還沒有說什麼，就被推進游泳池裡了。

「算了，我也不想跟妳們多說什麼了，不過詠欣這次真的讓我感到失望又生氣，娜麗是我請來的客人，她怎麼可以因為看見我兒子跟娜麗在游泳池邊說話，就嫉妒得想把娜麗推入游泳池，現在好了吧，根本就是自作自受，等她清醒，她一定要好好跟娜麗道歉，否則我絕對不會原諒她，甚至胡家的媳婦她也別做了，真是丟臉，哼！」胡母氣沖沖說完，轉身走出病房。

「岳母，我媽只是在氣頭上才會這麼說，妳先照顧詠欣，我回去會勸我媽消氣，等詠欣醒來後，只要她向我媽還有娜麗道歉，一切都會沒事的。」胡奕廷說完也跟著離開病房。

孫詠欣在心底嘆了口氣。就像學姊說的，她婆婆就是愛顛倒是非，可她的丈夫呢？明明很清楚她是被方娜麗推的，竟然也要她道歉？一個巴掌拍不響，看來丈夫跟方娜麗之間並不是像他說的，只把對方當妹妹吧！若說她之前對丈夫還有一點情意存在，此刻也全都消失殆盡，徹底心寒。

沒多久，孫詠欣終於能張開眼睛了，儘管臉色蒼白，但一雙明眸沉靜如水，她看著為她擔心的母親和學姊，帶著歉意說道——

「媽，學姊，抱歉讓妳們為我擔心了，我決定離婚。」

## 第1章

一年後。

下午，孫詠欣從法院回到路德律師事務所，才剛走下計程車，便收到學姊傳來的訊息，恭喜她又贏了一場官司，還說晚上聚餐時她會多叫幾瓶酒，好好慶祝一番。離婚後，她休養了一個月，接著便回到路德重拾律師工作，再次和學姊成為同事，學姊目前正在替知名企業進行商業訴訟，忙的很，不過就算人不在事務所，依舊關注她的事。

孫詠欣看著訊息微笑，因為替黃奶奶贏得官司，她心情很好。

年近七十歲的黃奶奶和親戚為土地所有權打官司，不過一審、二審都敗訴，之後透過朋友找上路德，程總把這個案子交給她負責。

她花了不少時間細細研究，找到相關的資料，在三審時將官司翻盤，被最高法院判決發回更審，而今天她替黃奶奶贏得了勝利，想起剛剛在法院，黃奶奶紅著眼睛，激動地握住她的雙手說謝謝時，她就覺得這陣子的辛苦很值得。

她回訊給學姊：好，晚上不醉不歸。

孫詠欣笑了笑，邁步走進事務所，正好遇上迎面走過來的總經理程皓，他身旁還有個容貌豔麗的美女，孫詠欣認識她，是別家事務所的王牌律師郭安妮，在業界名氣不小，他們事務所專攻民事案件的戴律師三個月前去美國深造，聽說程總一直在物色新同事……難道程總打算挖角郭安妮？

程皓一見到孫詠欣，性感的俊顏揚起一個大大的笑容，「詠欣，剛剛我的助理跟我說妳贏了，這次的官司不容易，一、二審敗訴，妳最後還能贏得勝利，辛苦妳了。」

「這沒什麼。」孫詠欣淡然地道。

「詠欣，自從妳再次成為路德的夥伴，我覺得妳表現得比以前更好，妳證明了妳的能力，我真的為妳感到高興。」臉上笑容加深，他一向欣賞美女，特別是聰明的美女，讓人賞心悅目。

「謝謝。」面對程總的稱讚，孫詠欣神情平靜，只微微一笑。畢竟比起學姊接的商業訴訟案，或者其他律師手上的跨國仲裁案件，土地訴訟只是個小案子。

讚美一番後，程皓不忘介紹身旁的人。「詠欣，我來介紹一下，這位是郭安妮律師，安妮，她是……」

「程總，你不用介紹了，我們認識。」郭安妮狀似親切地看向孫詠欣。「孫律師，好久不見了。」

「郭律師，好久不見。」孫詠欣點點頭。

程皓有點訝異。「原來妳們兩位是舊識。」

「一年前我受泰正電子董事長夫人的委託，處理她兒子胡先生和孫律師的離婚事宜，當時我就對孫律師留下深刻印象，因為孫律師堅持不要胡家任何東西，包括結婚首飾，甚至連胡家主動送上的千萬贍養費孫律師也拒絕了，骨氣真是讓人佩服。」郭安妮主動說出和孫詠欣認識的緣由。

只是再笨的人都聽得出來，她這番看似吹捧的話，實則有著明顯的嘲諷意味。胡家願意支付千萬的贍養費，說白了就是想要買斷雙方的關係，所以孫詠欣的拒絕就顯得不識相，意味著或許日後還想要繼續糾纏。

郭安妮不只語帶嘲諷，甚至連看孫詠欣的眼神也夾帶著一抹不以為然及輕視。

記得第一次跟孫詠欣見面，知道她以前是路德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時，郭安妮真的很驚訝。當時孫詠欣氣色看起來不太好，給人感覺一點心機和算計也沒有，事實也是如此，否則怎麼會嫁進豪門才一年就成為下堂婦，這樣的人曾是路德的一員？真是不敢相信。

每個人都說她長得漂亮，能力又好，但她已經三十歲了，當然得為自己的未來好好謀畫一下，她和現在的事務所合約即將到期，已經收到不少挖角邀請，但其中並沒有路德，她和程皓曾在許多場合見過面，也算熟識，覺得程皓是欣賞自己的，想著也許他不知道自己的合約即將到期，加上前陣子聽說路德那位離職去美國深造的律師專業領域與她相同，所以，她今天找了個藉口主動前來拜訪，順便表達一下自己想來路德的意願，自我推薦。

路德雖然只是一間才成立幾年的律師事務所，不過卻已是全台灣頂尖的事務所之一，名氣響亮，因為整間事務所的官司獲勝率高得嚇人，負責人程皓本身就是個鬼才，他當律師的第一戰是一個商標訴訟案，他一個人對上知名的律師團隊，結果他將對方打得落花流水，一戰成名。

據說，路德的所有律師，甚至是助理和職員都是程皓親自挑選的，不只有外貌，也有一定的能力，聽說以前有個輸了官司的傢伙，帶了兩、三個人到路德想找麻煩，不過還沒有踏進大門，就被看起來嬌滴滴的女職員給制伏，最後全部被送上警車。

業界都在傳，路德不只有俊男美女，更是臥虎藏龍，沒有幾把刷子是進不去的，

郭安妮覺得自己不論是外貌或能力都很優秀，比起眼前連個豪門飯碗都捧不住的孫詠欣出色太多了，她真是不明白，孫詠欣是如何能進入路德的？甚至能在離婚之後再度回鍋？她完全看不出孫詠欣有什麼才能。

而她會這麼想進入路德，除了想證明自己美貌與才能兼備，藉此拉高名聲外，還有一個目的——

她相中了一個目標。

郭安妮看著身旁，三十三歲的程皓在七年前成立了路德律師事務所，聰明，英俊，性感，成熟，臉上隨時都掛著親和力十足，迷倒眾生的笑容，她不否認程皓的確很出色，或許當男朋友是個不錯的人選，但是他太過花心了，不是結婚的好對象。此時有個高大身影自門口走進來，郭安妮一見到來人，頓時心花怒放，待男人走近，美豔的臉上勾出一抹充滿算計的淺笑。

她的目標就是眼前這個高大俊美的男人，路德的王牌律師蕭季凡。

蕭季凡比程皓小一歲，原本在美國紐約當律師，四年前回台灣後成為路德的一員，雖然在外界看來，蕭季凡只是一個從美國回來的普通律師，不過她曾偶然得知他沒有公開的真實身分。

她身邊有不少的追求者，其中不乏富二代、三代，雖然有錢，不過有的人品卻是非常差勁，做為她郭安妮的丈夫，不只家世背景要好，人品也要很好，蕭季凡非常符合她的要求，雖然酷了點，但依舊出色。

「咱們的蕭大律師回來了。」程皓笑著喊道。

聞言，孫詠欣的細眉微擰了下，但只是一閃而過，隨後便側過身，跟程皓還有郭安妮一起看向門口。

蕭季凡臉上沒有半點笑容，神態倨傲，只是這樣走來，就讓人有著莫名的壓迫感，不愧是路德律師事務所的王牌，周身的氣燄霸道又囂張，他同時也是整個事務所裡孫詠欣最無法應對的人，也因為應對不了，她總是習慣冷淡面對。

待蕭季凡走近，她轉回身，準備走回自己的辦公室，就聽到他語氣不太高興的說：

「孫律師，見到同事回來妳都不打招呼的嗎？」

看吧，這個男人就是愛找她麻煩！孫詠欣有點頭疼，不過她今天贏了官司，心情很好，就不跟他計較了，再加上有客人在，所以她轉過身，淡淡一笑。

「蕭律師，你回來了。」不過是打聲招呼，沒什麼。

只是她打招呼了，蕭季凡自己卻半句話也不吭，一雙黑眸直盯著她，那看起來不太友善，又像是要把人看穿的銳利目光，讓孫詠欣感到不自在，下意識就不想跟他有太多交集。

以前共事的時候，她就覺得蕭季凡似乎不太喜歡她，她都不知道自己哪裡惹到他了，等離婚之後再回來，這樣的情況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變得更嚴重，動不動就愛找她的碴，究竟是因為他瞧不起女人，還是瞧不起她是個離過婚的女人？

郭安妮在一旁冷眼看著，她發現蕭季凡自走進事務所後，目光便一直在孫詠欣身上，甚至連看她一眼也沒有。

「蕭律師，我們又見面了。」郭安妮對著蕭季凡露出完美的笑容。

蕭季凡看了她一眼，隨即向程皓問道：「這個女人是誰？你的新歡？」

郭安妮臉色頓時一陣青一陣白，她很不高興，卻又掛著虛假的笑容，此刻臉上的表情在蕭季凡看來可笑至極。

程皓嘴角抽了抽，難得沒了慣有的迷人微笑。「季凡，她是郭安妮律師，上個星期五晚上在酒吧和我們一起喝過酒。」

上個星期五下班後，他和季凡一起去酒吧喝一杯，郭安妮主動過來攀談，只待了一會兒就走，沒多久他和季凡也先後離開。

「沒印象。」蕭季凡淡漠說著。

郭安妮氣悶，從來沒有男人像他這般無視於她的存在，她暗自深吸了口氣，心想，等成為同事以後，她絕對會讓他為她著迷的。

這時她發現蕭季凡的視線又在孫詠欣身上，讓她無法忍受，孫詠欣到底哪裡好？只不過是被胡家趕出門的棄婦罷了。

她壓下心中妒火，笑笑的說：「說起來，我和路德的緣分還挺深的，不只上個星期和兩位大律師一起喝酒，去年還處理了孫律師的離婚，對了孫律師，不久前我曾遇見胡夫人，聽她說妳的前夫好像準備再婚了，我覺得妳當初真的不該賭氣拒絕胡家給的贍養費，也許妳得辛苦工作好幾十年，才能賺得那一大筆錢，真是太可惜了。」

孫詠欣不太明白為何郭安妮一直拿她離婚的事做文章，儘管她不想理會，更不想對無關緊要的人解釋自己不拿贍養費的原因，但並不代表她願意當個受氣包，任人踩踏。

她秀麗的臉蛋堆起淺淺笑意，「郭律師覺得不拿贍養費很可惜嗎？也許對郭律師來說，花男人的錢天經地義，但對我而言，不屬於我的錢，我一毛也不會要。我說完了，抱歉，我還有事要做，先回辦公室了。」說完，她轉身往自己的辦公室走去。

「沒見過比妳更蠢的女人！」蕭季凡憤怒地說完後，也走回自己的辦公室。

孫詠欣當然有聽到這句話，因為他的音量並不小，而不用回頭她也知道，他說的就是她。

她知道蕭季凡不喜歡她，可能也瞧不起她，但罵她是蠢女人會不會太過分了？雖然她的確不如他的聰明，但是……

算了，說起來她的確很笨，不然也不會把一個媽寶說的話當真了，果然愛情讓人眼盲心也盲，不過幸好，她悔悟得不算太晚。

她無法改變她曾經失婚的事實，那也是她人生的一部分，既然如此，她又何必在意他人說什麼呢？日子總是要過，一直在意以前發生的事，只會讓自己不痛快。最後，孫詠欣什麼話也沒有說，直接關上辦公室的門。

孫詠欣自以為猜對了一切，卻不知道蕭季凡那句話其實不是針對她說的，但程皓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因為蕭季凡邊說還邊用手指著郭安妮，氣得她七竅生煙，美豔的臉龐變成豬肝色，害他差點大笑了，不過他還是很有紳士風度的，只是輕輕的笑了幾聲。

以前，他總是覺得季凡該改改說話太過直白的缺點，但今天他倒覺得季凡說出了他的心聲。他本來就覺得郭安妮不是個聰明的女人，經過這麼一鬧，更彰顯出她的無知。

這個女人明裡暗裡說了那麼多，上個星期五還在酒吧跟他們「偶遇」，無非是因為她想進路德工作，但他從沒想過讓她成為路德的一員。

他不否認郭安妮有些小手段和小聰明，但律師是非常專業的工作，只靠那樣是做不了大事的，他也看得出來郭安妮很瞧不起詠欣，但在他看來，詠欣的聰慧和沉穩比起郭安妮真是勝出太多了。

最後，不用程皓請郭安妮離開，她自己就氣呼呼的走人了。

晚上，在高級日式料理店的大包廂裡，眾人開心的吃吃喝喝。

今天是路德律師事務所每個月的固定聚餐日，這是大家長程皓定下的，身為美食主義者，他希望夥伴們不要只顧著工作，也要懂得享受人生，享用美食。

孫詠欣心情不錯，和蘇凱淇多喝了幾杯，不一會兒臉蛋便紅紅的，看得出來有幾分醉意，反觀坐在她身旁的蘇凱淇雖然也喝了不少酒，甚至比她喝得還要多，卻仍穩若泰山的吃著東西。

她搖搖晃晃地起身前往化妝室，出來後，她覺得腦袋熱烘烘的，見到前方有個露天的小庭院，便走了過去，想要消除臉頰上的熱氣。

孫詠欣抬頭望著那一輪明月，輕輕的笑著。

再度回到自己既熟悉卻又感到陌生的工作崗位，幾乎可以說一切從頭開始，當時的她其實有點擔心自己無法承擔工作壓力，也怕自己會做不好，讓大家失望，但現在，她很高興自己做到了。

想到黃奶奶在聽到勝訴後的喜極而泣，她覺得自己可以再次當律師真的是太好了，而且她到現在才知道，自己原來這麼喜歡律師這個工作。

她輕吐了口氣，覺得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，感覺真好，也相信她未來的日子會更好。

想起郭安妮說前夫即將再婚，她雖然有點訝異，但內心卻沒起什麼波瀾，老實說，若不是郭安妮提起，她幾乎忘了那個人，也忘了那不愉快的婚姻生活。

她不是像郭安妮說的那樣，為了賭一口氣而不要贍養費，當然更不是希望日後可以復合，相反的，她就是想徹底和前夫斷絕關係，才不要胡家的任何東西，不只是贍養費，也包括了婆家贈送給她的那些結婚首飾，她一樣也不要，斷得乾乾淨淨，從此兩人井水不犯河水，再無糾葛。

過去那段不堪的婚姻，她只當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，人總是有跌倒的時候，更何況她身邊還有那麼多關心她的人，事務所的同事們也對她很友善，除了某人以外，不過她不想去在意那傢伙的事，壞了自己此刻的好心情。

總之，她覺得自己現在過得很充實，不但一點也不感到辛苦，甚至讓她覺得很快

樂。

孫詠欣笑了笑，轉身想走回包廂，想不到酒的後勁卻在這時發作，她頭一暈，整個人往後方倒下，讓人訝異的是，她沒有跌坐在地上，而是跌入一個寬大的懷抱裡。

她抬眼看向好心抱住她的人——蕭季凡？

不，不可能，那傢伙討厭她，每次見到他都像是很生氣似的瞪著她，不可能會來扶她的。

她想從他懷裡站起身，無奈雙腳仍有些不穩，最終身後那雙有力的手臂扶著她，幫她站好。

「妳喝醉了，小心一點。」

這明明就是蕭季凡低沉悅耳的聲音嘛，雖然跟他處不好，但不可否認，那個男人的聲音挺迷人的，只是她又覺得好像不太一樣，語氣不對，似乎太過……溫和了。孫詠欣帶著醉意看著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，但愈想看清楚就愈看不清楚，只能困惑的問：「你是蕭季凡？」隨即又搖頭，「不對，蕭季凡不可能來扶我。」

「我為什麼不可能來扶妳？」

「你很討厭我不是嗎？下午還罵我是蠢女人。」雖然她要自己別去在意這件事，但內心還是覺得不太高興。

「我從來沒有說過我討厭妳，還有，下午我說的蠢女人是郭安妮而不是妳，不過，妳現在看起來的確很蠢。」蕭季凡一手依舊扶住她的手臂，怕她站不穩而摔倒。他注意到她起身離開，好一會兒都沒有回到包廂，由於她看起來醉了，他有點擔心的走出來察看，剛好看見她走到這個露天的小庭院，一個人對著天上的明月傻笑，之後見她差點摔倒，他趕忙上前抱住她。

真是的，明知道自己酒量差，怎麼還喝這麼多？這個女人真的是片刻都教他無法放心。

孫詠欣有些不明白他的話，明明說那句蠢女人不是在罵她，怎麼後來又說她是蠢女人？

「算了，就算你真的覺得我是個蠢女人，那也無所謂，今天我心情很好，就不跟你計較了。」她呵呵的笑了起來。既然不明白，那就不要想了。

「因為什麼事心情好？」

想起開心的事，孫詠欣來勁了，她歡快的說：「今天勝訴後，黃奶奶激動的都哭了，害我差點也跟著掉淚，我真的很高興自己替黃奶奶打贏官司。」

她笑得燦爛，讓她白淨純美的臉蛋添了幾分嬌媚，看起來更加迷人，也讓他悸動不已。

或許旁人會以為她是因為贏了官司而感到高興，不過他知道並不是這樣，她高興的是自己能夠幫到委託人，她不在意案子的大小，更不在乎委託人是名人或一般市民，就跟四年前一樣，她的心思依然單純可愛。

四年前，他因故回到台灣，在程皓的邀請下進入路德工作，不過，他曾經一度考慮是否要放棄當律師。

有天下午，他在外面陽台抽煙，孫詠欣推門走了出來，只顧著講手機的她沒發現陽台上還有其他人在，當時的她還只是個助理，綁著小馬尾，模樣清新甜美。

電話似乎是她母親打來的，問她週末要不要去吃飯，她應聲說好，然後說起上午贏得官司的事，她說很高興自己找的資料能幫得上忙，幫受害者贏得正義，她開心的笑著，陽光下，那張嬌美的小臉蛋閃閃發亮，完全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
很多助理會因為幫自己的律師贏得官司而高興，甚至想邀功，可是他看得出來，孫詠欣只是開心幫到了受害者而已，沒有其他太複雜的想法。

他想著自己雖然幫很多人贏得官司，不過，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他變得急功近利，忘了自己想要當律師的初衷。

思考一番後，他決定繼續當律師，因為他是真的喜歡這份工作，而從那之後，他開始在意起孫詠欣這個女人，不過當時他們各自有男女朋友，並沒有進一步接觸。只是沒多久，他便和遠在美國的前女友分手了，分隔兩地生活雖是原因之一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他發現自己的心思已經不在對方身上了。

恢復單身的他，每次見到孫詠欣就莫名的感到生氣，他實在不明白她怎麼會喜歡胡奕廷，他曾見過那個男人幾次，除了是富二代，長相也還不錯外，毫無特色可言，本身也沒有什麼才能，那種傢伙完全配不上她。

慢慢地，他發現她似乎變得有點怕他，還會刻意避開他，這讓他更不高興，見到她時表情當然就更不好看了。

後來在她當上律師一年後，便決定離職結婚去，本以為兩人從此再無交集，沒料到她竟離婚了，還再次回到路德工作。

看她笑臉盈盈的樣子，蕭季凡知道她喝醉了，不然她不會在他面前如此毫無防備的笑著，他忍不住伸手摸著她的臉頰，只見她微愣了下，望著他的表情呆萌又可愛，朝著他笑了笑。

「你的手好涼。」孫詠欣覺得很熱，那微涼的手心讓她覺得很舒服，微瞇起眼睛。感覺自己的唇被碰了下，她張開眼，這才發現兩人靠得很近，甚至他的另一隻手不知何時已摸著她另一邊臉頰，雙頰被他的大手捧著，雖然很是清涼舒服，可是似乎哪裡怪怪的……

對了，她想起來了，她跟蕭季凡從來不曾這麼靠近過。他不是討厭她嗎？怎麼會有這個舉動？

她想低頭避開蕭季凡的手，可是他卻偏偏把她的臉抬起來，讓她只能看著他。

「抱歉，剛剛沒有先問就親了妳。」

「啊？」孫詠欣傻了，原來她的感覺沒錯。

「如果妳不喜歡，妳可以親回去。」蕭季凡說著。

「什麼？親回去？」孫詠欣傻眼。「蕭大律師，我都喝醉了你還要欺負我，我現在親回去，待會兒你一生氣不就又要親回來，你以為我有那麼笨嗎？」

「對，妳不笨。」蕭季凡笑了，他都不知道這個女人喝醉了會這麼可愛，見她有些站不穩，大手摟住了她的腰間。

孫詠欣見他笑了，神情很訝異，「原來你也會笑啊。」他笑起來挺好看的。

「我當然會笑。」

「既然會笑，那為什麼你每次見到我，都一臉很生氣的樣子呢？」因為喝醉了，平時不敢問的話就直接問出口了。

「只要妳對我笑，也別一見到我就想避開，那麼我自然就不會生氣了。」說完，看著她困惑的呆樣，他忍不住又在她的紅唇上親了下。

孫詠欣思考著他話中的意思，結果她都還沒有想明白，他就又親了她，讓她有些呆住。

她很清楚蕭大律師有多麼討厭她，所以此刻他對她說話溫柔，還會對她笑，甚至還親她的部分肯定是在作夢，不然就是喝醉產生了幻想吧！

「妳討厭我親妳嗎？」蕭季凡一手抱住她，讓她靠近自己，一手摸著她的臉頰和唇。

「嗯？」她討厭嗎？似乎沒有，只是有點訝異。

「我可以再親妳一下嗎？」

他為什麼還想再親她？孫詠欣腦中想法剛浮現，還沒有做出回應，下一刻，他的唇已經壓下來了。

孫詠欣以為他會像前兩次那樣稍稍親一下就好，但他這次卻緊緊貼住她的唇，在她還搞不清楚狀況時，溫熱的舌尖就探了過來，她不由得感到心慌，想退開時，蕭季凡似乎早一步察覺她的想法，大手緊摟住她的腰，另一手則壓著她的後腦杓，她根本退不開，只能接受他的吻。

他吻得霸道又強勢，卻又讓人感覺到溫柔，接著她像是聽見到很大的心跳聲，是他的還是她的呢？

她本來腦袋就感到有些昏，再加上這個完全不給她說話，甚至是喘氣空間的熱吻，最後，她頭一歪，整個人往他懷裡倒下，意識消失前，她感覺到自己被人緊緊地抱住，然後耳邊傳來低沉的嗓音——

「孫詠欣，我喜歡妳，以後，妳別再躲著我了。」

她有沒有聽錯，蕭季凡竟然說他喜歡她？而且後面那句話，為什麼聽起來像是請求呢？他明明是那麼自傲的男人呀……

手機的來電鈴聲響起，驚擾了正在睡覺的孫詠欣，不過她只是動了下身體就繼續睡，很快音樂聲就沒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手機再度響起，這次，孫詠欣微微張開眼睛，伸手拿起放在床旁小桌子上的手機，是蘇凱淇打來的。

「詠欣，妳還在睡覺嗎？抱歉，我吵醒妳了。」

「學姊，沒關係，現在幾點了？」她緩緩爬起身來。

「已經十一點半了，我是想問妳，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餐？」

「十一點半了？沒想到我居然睡到這麼晚……學姊，我們一起去吃午餐，不過請

給我一點時間。」

「嗯，那半小時後我們在樓下大廳見。」

「好。」

孫詠欣掛斷電話，將手機放回桌上，表情有些茫然，完全不記得昨晚發生的事了，連她何時回到租屋處也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看來下次不能再貪杯了。

掀開被子，孫詠欣下床走進浴室，邊刷牙邊想著等會兒再問問蘇凱淇好了，她猜應該是學姊送她回來的，不知道有沒有給學姊添麻煩。

學姊真的幫了她很多，一年前她決定離婚後不僅幫她找房子，等房東答應出租，學姊還請了清潔公司來打掃，甚至在她出院當天載她去新的租屋處，幾日後她正式向前夫提出離婚，學姊更陪著她回胡家打包行李，再度展開一個人的生活。

她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父親因病過世，剩她和媽媽相依為命，她大一那年媽媽和紀叔叔再婚，由於紀叔叔家的空間不大，再加上有年邁的雙親跟女兒，所以媽媽再婚後她便一個人獨自租屋生活，並沒有不適應的問題。

在心裡又感謝了蘇凱淇一遍後，她開始回想起昨晚發生的事，她應該沒有喝那麼醉，不可能都忘光光吧！

她還記得自己中途去了趟化妝室，後來走去一個小庭院，之後好像在那裡遇見蕭季凡，還跟他說了不少話。

等等，她跟蕭季凡說了不少話？

孫詠欣覺得不太可能，蕭季凡怎麼可能主動過來跟她說話呢？可是她記憶中的那個人就真的是蕭季凡啊！

她揉了下太陽穴，繼續努力的想。

漱了口，她拿起旁邊乾淨的毛巾擦嘴，忽地停下動作，摸著自己的雙唇。

昨晚好像有人吻了她，那個吻很熾熱，令她覺得快要喘不過氣，心也跳得飛快……

不是吧，她昨晚真的被一個男人吻了？

孫詠欣愈想愈心驚，因為她發現在回憶中，她似乎只跟蕭季凡說過話，那麼，是蕭季凡他……

不！不可能！蕭季凡怎麼可能會吻她？

用力的深呼吸，她剛剛一定是太過緊張了，導致思緒有點混亂，也許是自己記錯了，根本就沒有誰吻了她這種事，對！沒錯，是她想太多了。

孫詠欣決定不再胡思亂想下去，她快速沖了個澡，換上乾淨的衣服後出門去找學姊。

## 第 2 章

孫詠欣和蘇凱淇到附近的咖啡簡餐店用餐，跟服務生點完餐之後，她立刻開口道歉。

「學姊，昨晚是妳送我回家的吧？謝謝妳，不過真的很抱歉，我完全喝醉了，什麼都不記得，有沒有給妳惹麻煩？」

「麻煩倒沒有，不過妳還要向一個人說謝謝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季凡前輩，昨晚妳醉暈了，我一個人又扶不動妳，是季凡前輩將妳抱上車，開車送我們回到公寓，然後又幫忙把妳抱上樓的。」雖然蕭季凡比她晚進路德，不過他比她年長兩歲，因此她仍尊稱對方前輩。

聞言，孫詠欣整個人呆住，為什麼偏偏是蕭季凡？

在她努力回想昨晚的事情時，蕭季凡這個平日她壓根不想有交集的人一直不斷出現，她所想起的事也全和他有關，儘管她不想相信，可是再怎麼想，記憶都告訴她，她真的跟蕭季凡發生了很多事。

蘇凱淇眨眨眼，有些困惑地問：「真奇怪，昨晚妳不是只喝啤酒，那一點點酒精濃度就算多喝了幾杯，應該也不會醉成那個樣子才對。」

確實，以前她喝啤酒從沒有醉到不醒人事過。

孫詠欣側頭思考了下，「我想起來了！昨晚學姊妳到外面接聽電話時，程總有敬我一杯酒，恭喜我勝訴，我喝完之後就覺得頭有點暈暈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程總一向習慣喝烈酒，像是伏特加之類的，他可能沒想到妳只喝那麼一杯就醉了。」蘇凱淇恍然大悟，果然對沒有酒量的人來說，烈酒還是不要碰比較好。「不過，妳真的都想不起來了？」

「對，都記不得了。」孫詠欣有些心虛的應著，她在心裡決定要全忘了，包括蕭季凡有可能親了她這件事，「學姊，真的是蕭律師送我回家，還將我送回公寓的？」

「對，是那樣沒錯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也沒有什麼問題，我只是不敢置信，蕭律師明明很討厭我，又怎麼可能會管我有沒有喝醉、回不回得了家？我想他大概是在幫學姊妳，而不是幫我。」她記得學姊和蕭律師的交情不錯。

「是季凡前輩主動說要這麼做，可不是我請他幫忙的，還有詠欣，我覺得季凡前輩他一點也不討厭妳，妳是不是哪裡誤會了？」

孫詠欣低低嘆了口氣。「我沒有誤會，學姊，妳應該也有發現，蕭律師每次見到我表情都很陰沉，而且講話語氣也很嚴厲，老實說，我才想問他是不是對我有什麼誤會，不然為什麼會這麼討厭我？」

「詠欣，我記得我高中的國文老師曾這麼說過，若是想要知道一個人對自己是不是真心，不能只看表情，最重要的是眼睛，我挺贊同我們老師的說法，有的人天生就是一副兇惡樣，但其實是面惡心善，所以我想也許妳下次可以認真看一下季凡前輩的眼神，或許跟妳所想的不一樣呢。」蘇凱淇建議著。

孫詠欣皺皺鼻子，不置可否，也不曉得有沒有把她的話聽進去。

此時服務生送來她們的餐點，兩人都點了咖哩雞肉飯，這可不是餐包微波加熱，而是老闆娘自己親自煮的，孫詠欣咬了一口嫩雞肉，幸福地瞇起眼，覺得非常可口。

蘇凱淇其實滿好奇昨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不然詠欣怎麼一聽到是季凡前輩送她們回家，表情就好像被雷劈到一樣。

昨晚詠欣離開座位太久了，她擔心的前往化妝室卻沒找到人，後來是在小庭院找

到詠欣，不過那時她整個人已經醉暈了被季凡前輩抱住，她當時就很困惑，為什麼詠欣會跟季凡前輩在一起？

季凡前輩對詠欣的那點心思，她相信事務所裡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，就只有詠欣這個當事者看不明白，還總是避開季凡前輩。說真的，她有時挺同情季凡前輩的，詠欣跟誰都好，唯獨不想跟他好，可憐不？

說起季凡前輩，胡奕廷那傢伙跟他完全沒得比，豈止差幾條街，兩人根本就不在一個水平上，如果可以，她個人也很希望看見詠欣跟季凡前輩在一起，不過她也知道詠欣目前並不想談感情，但至少可以利用這次的事讓詠欣對季凡前輩的印象好一點，畢竟季凡前輩可是貨真價實的黃金單身漢，長得帥人品也好，而且又那麼喜歡詠欣，因此無論如何她都想推一把。

「對了詠欣，妳昨晚雖然沒有給我惹麻煩，不過倒是給季凡前輩添麻煩了。」蘇凱淇吃了口咖哩飯。

「學姊，我做了什麼嗎？」

「昨晚季凡前輩開車送我們回到公寓，才剛開車門妳就醒來說想吐，前輩想扶妳下車，結果妳不往外邊吐，卻是轉頭吐在車子裡了，對前輩而言，那應該是一場災難吧。」事情發生得太突然，他們也都傻住了。

她居然還做了這種事？孫詠欣閉了閉眼，已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了。

本來她已經決定尋個機會跟蕭律師說聲謝謝的，結果現在吐在他車上，這可不是單純說聲謝謝就能了事，還得好好的道歉才行……對了，還要賠償車子的清洗費用。

「我看我們還是別再談昨晚的事了，專心吃飯吧。對了，今天的雞肉很嫩很好吃，我打算待會兒外帶一份，這樣晚餐就有著落了，妳要不要也帶上一份？」蘇凱淇因為工作很忙，平時完全不下廚，連男友來的時候她也是偶爾才會下廚。

「好啊，不過學姊，假日蔣大哥不是都會過來找妳，妳不幫他也帶一份嗎？」學姊的男友蔣天庸在知名大企業上班，才三十二歲就已經做到主管階級了，真的很厲害，他們兩人交往了七年，決定明年結婚。

「最近他的工作比較忙，我跟他已經快一個月沒有見面了。」

「咦？」將近一個月都沒有見面？這樣好嗎？

「妳放心，我們很好，就是工作忙了點，有時忙起來一、兩個月沒有見面很正常。」蘇凱淇對男友很放心，畢竟他們都是成年人了，若不是很喜歡彼此，也不會交往這麼久。

「好像也是。」學姊跟蔣大哥很像，都是很有事業心的人。

「與其擔心我，妳自己呢？」

「我？」孫詠欣愣了下，然後才反應過來。「我現在只想把工作做好，其他的事還真沒多想呢。」

「妳可別跟我說妳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！」

「也許真的是那樣，我滿害怕再遇到不好的對象，又或者該說，我的心還沒有準備好再去展開一段新的戀情。」現在的她只想全心拚事業，沒有多餘的心思談戀

愛。

「詠欣，妳老實說，妳不會還惦記著胡奕廷那傢伙吧？」畢竟詠欣跟胡奕廷也曾有過三年的感情。

「關於這一點，學姊，我可以向妳保證，我對胡奕廷那個人已經完全死心，再無任何感情。妳知道嗎？昨天郭安妮跟我說他要再婚了，聽了之後我的心很平靜，覺得那是別人的事，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。」孫詠欣長長吁了一口氣。

「那我就放心了。」蘇凱淇點點頭，也覺得是自己擔心過頭了，孫詠欣當初決定離婚的表情她到如今還記得，是那麼樣的堅定，沒有一絲猶豫。

那之後，兩個人都不再提昨晚，只聊工作跟一些雜事。

吃完午餐回到公寓後，孫詠欣坐在沙發上，想著該怎麼向蕭季凡道歉。忽地，她腦海裡閃過一個畫面，好像是他說他並不討厭她，是什麼時候說的，又是在哪裡說的呢？與此同時，她腦中還浮現了其他記憶，像是他伸手摸她的臉，自己還對他笑了……

停！再繼續想下去，事情會變得很複雜，既然決定要忘記，就不應該再想，總之，星期一好好跟蕭季凡道歉，其他什麼都不要多談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——以後程總給的酒絕對不能喝！

這時，她又想起一個畫面，是有人在她耳邊說話，但內容是什麼她卻想不起來，記憶很模糊。

算了，別想了，回房間補眠去。

星期一上午，孫詠欣原本打算一上班便去找蕭季凡，沒想到他沒進事務所，詢問他的助理才知道他一早就開車去新竹了。

回到辦公室後，孫詠欣想了下，傳了 LINE 細蕭季凡——

蕭律師，昨晚謝謝你送我回家，我雖然不記得昨晚發生的事，但聽說弄髒了你的車子，真的很抱歉，我會負責車子的清潔費用。

傳完之後，孫詠欣便開始做自己的事。

一會兒，蕭季凡回覆了：嗯。

就這樣？孫詠欣有點訝異，不過想想原本她跟他就沒有什麼交集，他平常也很少說話，這樣的回應也算是很正常。

既然道完歉了，她便不再糾結，把這件事拋諸腦後，專心在工作上。

下午，孫詠欣走進茶水間，想泡杯熱咖啡來喝。泡茶泡咖啡這類事情通常是助理在做，雖然程總說過要幫她找個助理，不過她目前的工作不像其他人那麼繁重，她一個人應付得過來，因此便婉拒了，等以後有需要再聘就行了。

這時，她看見一旁的盤子裡擺著小包裝的餅乾，她沒見過這種餅乾，覺得有些好奇，因此便直接拿起一包拆開來吃，覺得還滿好吃的，吃完後她拿過自己的杯子，倒了一杯熱咖啡。

「順便倒一杯給我。」

聽到蕭季凡的聲音在茶水間門口響起，孫詠欣回頭，只見他手上提著公事包，明顯才剛回來，神情瀟灑恣意。

孫詠欣很想說他們的交情還沒有好到可以幫忙倒咖啡，不過她又想了想，只是一杯咖啡而已，用不著那麼計較，因此她放下手上的杯子，拿起一旁的紙杯倒了一杯給他。

「我喜歡喝黑咖啡。」他突然說道。

孫詠欣微愣了下，旋即點點頭，把已經伸到糖罐的手縮回來。他應該是在跟她說他不加糖和奶精吧？

端著熱咖啡走了過去。她想既然碰上了，孫詠欣打算再次跟他道歉。

只是她才一走近，蕭季凡卻先開口了。

「妳怎麼了？不會還在宿醉吧？」

面對蕭季凡突如其來的關心，孫詠欣有些訝異，但他接下來的動作更是讓她完全呆住。

蕭季凡伸手撫上她的額頭。「還好，沒發燒，宿醉後容易頭痛，妳以後不要再喝那麼多了。」

見她沒有反應，蕭季凡忍不住問：「妳幹麼一副驚訝的樣子？」

「你不是很討厭我嗎？」怎麼會突然關心起她來？明明早已經沒有任何醉意了，孫詠欣卻覺得有些飄飄然。

「上個星期五我不是已經講了，我從來沒有說過我討厭妳，妳都忘了啊？」蕭季凡問著。

孫詠欣對這句話有印象，他好像還說了另外一句，就是他那天下午說的蠢女人是指郭安妮而不是她……

蕭季凡定定地看著孫詠欣，上個星期六下午，他因為有點擔心她，傳了 LINE 給蘇凱淇詢問孫詠欣的情況，蘇凱淇說她們一起去吃了午餐，看起來精神還不錯，問了她喝醉後發生了什麼事……上個星期五發生的事她真的全都忘了嗎？

這時，他看見她嘴角旁有一小塊餅乾屑，下意識伸手替她撥掉。「妳看妳，連吃餅乾都不會嗎？」

當蕭季凡的手指碰觸到她的唇，電光石火間，孫詠欣腦海裡那些模糊的影像頓時清晰了起來。

那晚他也是這樣摸著她的臉頰、她的唇，然後臉慢慢地靠了過來……

而那個有人在她耳邊說話的記憶她也全部想起來了，是蕭季凡在她醉暈前說：「孫詠欣，我喜歡妳，以後，妳別再躲著我了。」

孫詠欣雙頰情不自禁的熱紅，心又驚又慌，羞得甚至無法抬起頭質問眼前的男人，她所想起的事情是不是都是真的。

慌亂之際，孫詠欣將手上的咖啡拿給蕭季凡，卻沒有回去端自己的咖啡，直接從他身旁經過，迅速離開茶水間，落荒而逃般回到自己的辦公室，一顆心跳得飛快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一直以來，蕭季凡不是很討厭她嗎？總是動不動就找她麻

煩，現在又為什麼說喜歡她？

等一下，他剛剛也說了並不討厭她，所以或許是她誤會了什麼也不一定，但要她一下接受他喜歡她……那個永遠用生氣的眼神瞪著她、和她說話時語氣非常不以為然的態度如果可以稱之為喜歡的話，她只能說蕭季凡表達愛意的方式實在是很奇特。

太可怕了，一切都是喝醉酒惹的禍，她發誓以後再也不碰任何酒精類的飲料了，至於那些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，與其想到腦袋爆炸、心思紊亂，乾脆不要再記起，就當忘光了吧。

另外，以後還是盡量避開蕭季凡吧，只要別去招惹他，一切應該就會跟以前一樣，不管那句告白是認真的還是捉弄，現在她只想好好工作，感情的事……目前沒有任何打算。

一個星期後。

總經理辦公室裡，程皓和蕭季凡談完公事，想起這陣子關於他和孫詠欣之間的傳聞，忍不住問——

「季凡，我聽說詠欣最近見到你就像見到鬼一樣，總是嚇得落荒而逃，這是真的嗎？」

面對質問，蕭季凡神色不變地說：「這跟我聽到的版本不一樣，我這裡的是說她見到我就像小白兔見到大野狼，逃得飛快。」

「你還有心情開玩笑？看來傳聞是真的了。」做狼可以做到這麼理直氣壯，也只有這小子幹得出。『說吧，你到底對乖乖牌孫律師做了什麼，讓她一見到你就逃？』

程皓邊說邊端起咖啡喝著，以他對詠欣的了解，若不是這小子對詠欣做了什麼，她肯定不會這般行事。

他和季凡打小就認識，認真說起來他們還是表兄弟，只是這小子從小就很自我，從不叫他表哥，也罷，哪天他如果真的開口喊他表哥，他可能還會覺得害怕呢。後來季凡的父母離婚，小學畢業後便跟著母親一起去美國生活，寒暑假才會回來台灣跟父親相聚，那個時候季凡比較熟悉的人就是他了，因此每次季凡回台灣，他們就會玩在一塊，感情比親兄弟還要好。

四年前，季凡的父親驟逝，他們家族鬧家變，那之後季凡便決定留在台灣，他也順勢邀請他加入路德，季凡在紐約可是名氣響亮的大律師，這下他可說是撿到寶了。

蕭季凡沒有猶豫，直接和盤托出，「聚餐那天晚上，我趁她喝醉時吻了她。」

聽到他的回答，程皓嘴裡的一口咖啡差點噴出來，相較之下，說出驚人之語的罪魁禍首卻面不改色、神態自若。

「那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？」程皓問。

「把她帶上床，讓她成為我的女人，這就是我接下來的打算。」蕭季凡說這話時的表情不是狂妄自大，而是理所當然。

程皓將咖啡杯放到桌上，幸好剛才沒用咖啡壓壓驚，不然這會兒差點被噎著了。明明是下流又無恥的話，這人怎麼能說得這麼正經八百，而且看他勢在必行的模樣，他都開始同情詠欣了。

「季凡，容我提醒你一下，你是個律師，不是禽獸。」

「我說說而已，你不用這麼緊張。」他隨口道。

「季凡，我知道你喜歡詠欣很多年，快要忍不下去了，可是追求女人不能太過強勢，這樣你只會逼得她更想躲開你，小白兔喜歡大野狼是只有卡通裡才會有的。」程皓就怕這小子來真的，只好盡力跟他說理了。

他大概是最早知道季凡喜歡詠欣的人了，甚至比他本人還要早發覺。

那時候詠欣還是個小助理，但這小子時不時的就向他抱怨看不爽詠欣，連人家不綁馬尾都要念，這種住海邊式的管法頓時讓他心中有了計較，猜想季凡喜歡上詠欣了，不然幹麼這麼在意她的事。

季凡從小就很優秀，喜歡他的女人一堆，交過的女友也不少，卻從未見過他對這麼在意過，程皓甚至很大膽的猜想，他大概從沒有付出過真感情吧。

詠欣有男友時季凡喜歡她，後來她都結婚了，這小子還是沒有放棄喜歡她，因為這樣，他多次想介紹女友給他，可惜全被他給拒絕了。看到這小子為愛自找苦吃的樣子，他就覺得自己速食主義的愛情觀挺好的，戀愛講求快樂，合則來，不合則散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

見蕭季凡沒有說話，程皓繼續講解：「女人就像一團棉花，你不能太過粗暴，否則她有可能會受傷，你要把她放在手心裡溫柔呵護，多說些甜言蜜語，她一感動就會投入你的懷抱了。」

蕭季凡眉頭微皺了下，表情漠然，「你這套愛情觀不適合我，還是自己留著用吧，因為我不會對孫律師說任何花言巧語。」

「噉，我的愛情觀被嫌棄了……算了，你就繼續和小白兔玩躲貓貓吧。」程皓無奈的雙手一攤，「不過季凡，我真的很好奇你為什麼這麼喜歡詠欣？雖然她長得不錯，也挺聰明的，但蘇凱淇不是更漂亮更出色？」

蘇凱淇律師可是業界出了名的美女律師，和郭安妮那種嬌媚型的不同，她個性鮮明，不嬌不弱還有著幾分英氣，美得很有個性也很有味道，當然，她在工作上的亮眼表現也讓他感到十分滿意，簡直可說是非常完美。

「孫律師給我的感覺很像太陽。」說起孫詠欣，蕭季凡嘴角不禁揚起。

「太陽？」

「對，像太陽般明亮又溫暖，孫律師她給了我一種單純美好的感覺，讓人很想跟她在一起，我從來沒有對任何女人有過這樣的感覺。」就算她離開事務所了，那種感覺依然沒有消失，那時他才明白，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變得那麼喜歡她了。聽完某人像是告白的話後，程皓無言了。他形容女人是一團棉花被說成是花言巧語，難道形容成太陽就不是花言巧語？不過，能聽到這小子說花言巧語，可見他

真的很喜歡詠欣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，詠欣就是你的太陽，那現在你的太陽變成了一隻小白兔，整天躲著你，不知道蕭大律師有何對策？」

「沒對策，不過，只要她不討厭我就夠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詠欣不討厭你，你問過她了？」

蕭季凡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從椅子上站起來。「不聊了，還有很多工作要處理，我回辦公室了。」

「喂，小子，回答完再走啊！」

蕭季凡完全沒有理會程皓的意思，拿著文件直接走出程皓的辦公室。

來到走廊的分叉點，他停下腳步，往孫詠欣的辦公室深深看了眼，才大步走回自己的辦公室。

他將手上的資料放在桌上，坐進辦公椅裡，想著程皓最後的問題：為什麼會知道孫詠欣不討厭他？

因為那個吻。

雖然那天晚上她喝醉了，不過還知道他是誰，也喊了他的名字，而他親她時她並沒有拒絕，若是她很討厭他，就算醉了也一定會推開他的，但她卻沒有這麼做，所以後來才有那個熱吻。

那晚會吻她，才不是像某人說的，是他忍不住了才出手，而是因為那晚她對他笑了，笑得甜美動人，令他情不自禁。

現在他雖然還不知道該拿她怎麼辦，不過當務之急是不能讓公司的傳聞繼續下去，畢竟不是什麼好事。

蕭季凡決定了，過幾天找個時間跟她好好談談。

孫詠欣最近有點累，除了要盡量避開蕭季凡以外，她的前夫這幾天也不斷的傳 LINE 和打電話給她，說什麼他發現自己依然愛著她、很後悔離婚、希望能跟她復合之類的話。

復合？除非她瘋了，不然這種事絕對不可能發生。

此時她的手機又響起了 LINE 提示音，孫詠欣拿起手機一看，果然又是胡奕廷那傢伙。

詠欣，為什麼已讀不回？我真的還深愛著妳，求妳回到我身邊吧，我一定會比以前更愛妳！我發誓，我只會愛妳一個人，不會再有貳心。

孫詠欣淡漠地看著這則訊息，他這是承認之前有過貳心，的確是喜歡過方娜麗囉？

老實說，她很想封鎖胡奕廷，可是她怕一旦封鎖之後，他會採取更激烈的行動，比方說來事務所找她，而這是她不想見到的。

當初她提出要離婚，胡奕廷並不答應，她猜他或許是要享受齊人之福，可惜在胡

家他是做不了主的，前婆婆同意後，他們很快就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，至於推她進游泳池的方娜麗，她並沒有向對方提出任何告訴，她只想快點離開那個家、那些人，不想再與他們有任何的交集。

孫詠欣再次已讀不回，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胡奕廷回頭找她說要復合，可是她對他再無任何一絲的情感，或許剛離婚時還有點怨恨，但現在，她真的對他一點感覺也沒有了。

只是也不能讓胡奕廷一直騷擾她，要不要乾脆把這事告訴學姊，再請學姊去跟胡奕廷說清楚？孫詠欣想了下，最後決定不要讓學姊知道，因為學姊最近很忙，她不想給學姊添麻煩，還是她自己好好想想該怎麼處理吧。

之後，她暫時拋開胡奕廷，投入新的案件當中。

下午，她收到一封信，打開一看，裡面竟然是一張血書，不只嚇了她一跳，連整個事務所都被驚動了。

此時體型高大魁梧，外號大熊律師的熊燁站了出來，他的家族經營屠宰場，從小就聞遍雞鴨血液的味道，經他察看後，確認上頭的血液不是人血，應該是鴨血。聽到不是人血，大夥兒心裡都鬆了口氣，不過血書上大大的「去死」兩個字還是讓人觸目驚心，因此當下他們馬上就報警了。

待警方趕到，經過詢問後隨即決定將恐嚇信帶回化驗。

警察離開後，同事們各自回去工作，此刻在孫詠欣辦公室裡的只有程皓、蘇凱淇還有蕭季凡。

蘇凱淇拍了拍她的肩膀，「別擔心，交給警方去處理，我想應該很快就可以逮到寄件者了。」

「嗯。」孫詠欣抑下心中的驚恐，點點頭。

「詠欣，我看這幾天就讓我的助理接送妳上下班吧。」程皓擔心的說。

這不是事務所第一次收到恐嚇信，但這次歹徒恐嚇的對象是身為女性的孫詠欣，他不得不多一分慎重，一切以她的安全為最優先考量。

孫詠欣儘管有些驚魂未定，卻覺得不必麻煩別人特地接送她上下班，她的住處離事務所並不是很遠，只要上下班搭計程車，自己再多小心一點就行了。

當她想開口婉拒時，有個人比她早一步說話了——

「不必那麼麻煩了。」

只見蕭季凡看了她一眼，然後說道：「阿皓，你的助理有他要做的工作，不好麻煩他，孫律師的安全交給我負責就行了。」

一聽，程皓差點笑出來，他的助理有工作要做，難道他蕭大律師就很閒嗎？還有，把小白兔交給大野狼保護是有比較安全嗎？不過他看得出來季凡很擔心詠欣的安危，再說他也不好駁回痴情男子想保護心愛女人的要求。

「我知道了，那詠欣這陣子的安危就交給你負責，你要好好保護人家。」可千萬別真的變成大野狼才好。程皓在內心想著，帶著神祕的微笑走了出去。

一旁的蘇凱淇見狀，當然明白程皓的用意，因此她也說了句「詠欣的安全交給季

凡前輩負責，我很放心」，隨後也跟著離開。

孫詠欣傻眼。是怎樣，都沒人問過她這個當事人願不願意，他們就自己做好決定了？

因為實在太錯愕，等她反應過來，才發現辦公室裡只剩下她跟蕭季凡，氣氛頓時變得尷尬。

嗚，怎麼偏偏跟他獨處呢？這陣子她可是刻意躲著他，甚至車子的清潔費用還是拜託學姊拿給他的……

她嚥了下口水，乾笑著說：「蕭律師，我想不需要麻煩你……」

「把你這一年來經手過的案件資料全部拿給我。」蕭季凡神色凝重，想起那張恐嚇信，他簡直恨不得馬上就揪出犯人。

孫詠欣怔了下。「我想警方那邊應該會調查……」

「警察辦案有一定的程序，他們也不是只有這一樁案子要辦，如果可以從資料中尋找出可疑的嫌疑犯，我想應該可以更快抓到犯人。」蕭季凡不是不信任警察的辦案能力，他在意的是時間，犯人一天沒有抓到，孫詠欣就多一分危險。

他走到孫詠欣的辦公桌前方，定定地望著她，「還有，犯人若真是因為輸了官司，不甘心之下寄了恐嚇信給你，難道你就不擔心，這個人也有可能會傷害你的委託人嗎？要知道，這個人已經犯法了。」

孫詠欣愕然，她確實沒有想到這一點。

「孫律師，我想要盡快找出寄恐嚇信的犯人，因為這不只關係到你的安危，也包括那些委託人的安危。」蕭季凡說這些話不是故意要嚇她，而是想讓她知道事情的嚴重性，當然，也只有牽扯到委託人，這個女人才會乖乖的把資料拿給他看。

「還有，你不用刻意躲著我，以後我不會再做你不喜歡的事。」

孫詠欣看著他，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雖然覺得他前面說的很對，只是他後面那句話，實在讓她有些尷尬，情緒也滿複雜的。

「現在，你去把資料拿出來，存在電腦裡的也馬上列印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

孫詠欣先不去在意自己內心的感受，此刻找出犯人才是最要緊的事。

接下來的時間，他們把資料重新翻閱，蕭季凡大部分時間都在聽她述說這些案子的內容、委託人及被告當時的情形等等。

一直到晚上七點左右，蘇凱淇的助理雪莉來敲門，要替晚上留下來加班的人訂便當，因此過來詢問他們。

「我沒有什麼胃口，不用幫我訂了。」想起那張血書，孫詠欣直到現在依舊感到很不舒服。「蕭律師你呢？我請你吃便當，謝謝你今天的幫忙。」

「請客以後再說。」蕭季凡轉過頭對雪莉說道：「我也不訂，待會兒就走。」

雪莉離開後，蕭季凡開始收拾桌上的資料，「孫律師，這些案子你都說過一遍，我心裡也已經有底，晚上我帶回家再研究一下就行，你東西收一收，我開車送你回去。」

孫詠欣原本想說不用了，今天他已經幫了她很多，她實在不好意思再耽誤他的時

間，只是若她拒絕了，是不是顯得自己太小家子氣？  
想了想，她大方的點點頭。「好。」

CRESCENT FAMILY